

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研究

谢 舒 晔

内容提要 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的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新旧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外部宗教极端势力和内部叛乱势力的共同推动下，引爆了当地社会长期积累的怨恨情绪，形成了意图推翻世俗政府，建立伊斯兰统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德尔加杜角省由此成为全球“圣战”运动的一条新战线。夹带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持续近6年的武装冲突不仅暴露了莫桑比克安全力量的脆弱性，还严重影响了莫桑比克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滞缓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周边国家与其他利益相关国纷纷介入冲突，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圣战”思想和恐怖主义风险外溢的担忧。长期来看，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暂时难以彻底根除，其维持低烈度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关键词 莫桑比克 武装冲突 恐怖主义 地区安全

作者简介 谢舒晔，浙江警察学院讲师（杭州 310053）。

2017年以来，在多国武装力量的打击下，盘踞中东的“伊斯兰国”遭到沉重打击，随着位于叙利亚的最后一处据点于2019年被收复，该组织已由一个准国家形态的恐怖实体退变为传统的恐怖组织。然而，作为全球“圣战”的主要推动者，核心实体的瓦解迫使“伊斯兰国”更加强调和依赖海外分支的力量，加紧对外围区域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弥补核心区域的损失。在非洲，“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和“伊斯兰国中非省”（ISCAP）等分支逐渐崭露头角，它们开始寻找能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相呼应的社会基础。同时，由于非洲长期存在族群冲突、经济落后与政府治理能力低等问题，外溢的“圣战”势力得到能够依附和喘息的社会土壤，给非洲安全与发展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尽管国际恐怖主义的热点已发生转移，但现实变化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从国别视角来看，现有文献较为重视老牌恐怖组织，例如尼日利亚的“博科

圣地”和索马里的“青年党”，而鲜有关注其他非洲国家的恐怖主义和新兴恐怖组织。自 2017 年首次遭恐怖分子袭击以来，莫桑比克北部的恐怖主义已经历了一个生命周期，即从能量积蓄、实施恐怖袭击，到效仿“伊斯兰国”开展有组织的武装叛乱，最终在各国武装力量打击下日渐式微。复盘莫桑比克的恐怖主义，有助于深入洞察非洲恐怖主义的复杂根源，分析恐怖主义对外国投资的影响，以及全面审视非洲区域安全协调机制。

莫桑比克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

德尔加杜角省位于莫桑比克北部，具有丰富的资源储备，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该省是打响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战争的地方，如今又一次成为可能左右该国命运的角力场。2017 年 10 月，德尔加杜角省莫辛布瓦市（Mocimboa）遭到一股极端分子的武装袭击，随后逐渐演化为低烈度的武装冲突，这一事件标志着莫桑比克北部地区开始陷入恐怖主义的泥潭。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显示，冲突已经造成 73.2 万人流离失所，以及 1700 多名平民死亡。^①

（一）萌芽阶段

德尔加杜角省的极端组织被当地人称为“青年党”（Al Shabaab）^②，该组织则自称为“圣训捍卫者”（Ansar al-Sunna），这一名称反映出该组织致力于宣扬伊斯兰主义的特征。该组织成立时间较短，其基本诉求是反对世俗化的行政司法体系和教育体系，主张完全实行沙里亚法。起初该组织只是一个专注于宣教的伊斯兰教团，后与本地区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就教义解释权产生了冲突，遂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并建立自己的清真寺，设立讲经点，以及开办宗教学校。2010 年后，该组织的行动与政策变得更加激进，公开主张禁止饮酒、否定女性的就业权利和儿童接受世俗教育的权利，并逐渐从伊斯兰教团转变为“圣战”组织。^③ 该组织成员的身份较为复杂，领导层既有莫桑比克人，也有不少外籍人，而且后者与非洲东岸的“圣战”网络关系密切，其动机和意识形态的宗教属性更强；底

① “IOM Director General Calls for Enhanced Support for Northern Mozambique,” June 14, 2021, <https://www.iom.int/news/iom-director-general-calls-enhanced-support-northern-mozambique>, accessed July 5, 2022. “Cabo Ligado Weekly: 30 May–5 June 2022,” June 7, 2022, <https://www.caboligado.com/reports/cabo-ligado-weekly-30-may-5-june-2022>, accessed July 5, 2022.

② 莫桑比克“圣训捍卫者”与索马里“青年党”无隶属关系。

③ Eric Morier-Genoud, “The Jihadi Insurgency in Mozambique: Origins, Nature and Beginning,”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4, No. 3, 2022, pp. 396–412.

层战士大多是莫桑比克的年轻穆斯林，以穆瓦尼族（Mwani）和马库阿族（Makua）为主，也包含少量马孔德族（Makonde），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加入极端组织的经济动机也更强烈。^①由此可见，“圣训捍卫者”的高层领导与底层战士之间是权宜之盟，双方仅就反对莫桑比克政府达成一致，进而形成了一场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暴力运动。

（二）爆发阶段

长期以来，莫桑比克北部地区的族群和宗教矛盾较为突出，加上受资源开发引起的社会矛盾刺激，恐怖主义随之爆发。2017年10月，“圣训捍卫者”对莫辛布瓦警察局发动武装袭击。此后，挥舞着“伊斯兰国”旗帜的极端分子出现在多个地方，他们袭击偏远地区防御力量薄弱的军警哨所，抢夺武器装备，逐步由几十人的小股团伙发展成具有连队规模的军事组织。从2018年5月开始，该组织的袭击活动呈现出手段更暴力、对象无差别的趋势。手段上，该组织不仅到处抢劫物资，甚至还对反抗者使用斩首的处刑方式；对象上，该组织虽然重点攻击莫桑比克解放阵线（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 Party, Frelimo）的支持者、信仰天主教的马孔德族，但是穆瓦尼族和马库阿族平民也未能幸免。到2018年底，“圣训捍卫者”已控制德尔加杜角省沿海的4个区，并向内陆地区进发。2019年，该组织开始更大胆地攻击莫桑比克安全部队和沿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线，通过突袭军事基地获取武器装备。当年6月，该组织击退了莫桑比克安全部队的一次行动，得到“伊斯兰国”宣传机构的赞扬，后者称该组织是“哈里发的战士”，这表明“圣训捍卫者”已成为“伊斯兰国”的分支，此后，“伊斯兰国中非省”及其本土附属组织多次宣称对莫桑比克的袭击事件负责。

（三）扩大阶段

2020年，得到“伊斯兰国”背书的“圣训捍卫者”在人员规模、组织能力和装备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提升。同时，该组织也在战略上向“伊斯兰国”靠拢，即占领城镇、控制人口。上半年，“圣训捍卫者”曾两次进攻莫辛布瓦，袭击政府机构和警察局，杀害平民和安全部队成员，并升起“伊斯兰国”的旗帜。在此阶段，“圣训捍卫者”最多曾拥有约4000名成员，涵盖战斗、后勤支持、医疗救护、通信保障等多种类型。该组织能够在不同地区同步发动袭击，体现出其战术具备较强的组织性和灵活性。该组织还构建起有效的情报体系，既能从平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emming the Insurrection in Mozambique’s Cabo Delgado,” *Africa Report*, No. 303, 2021, p. 17.

民支持者处获取情报，也能在政府部门安插耳目，从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其已具备一定的情报收集和研判能力。该组织还呈现向外发展的趋势，2020 年 10 月约 300 名极端分子越过边境，突袭了坦桑尼亚安全部队。^① 该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均曾就此问题阐明立场。^② 美国政府则将“圣训捍卫者”列为恐怖组织，并认定该组织领导者阿布·亚辛·哈桑（Abu Yasir Hassan）为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③

（四）僵持阶段

2021 年 2 月，由于“圣训捍卫者”位于莫辛布瓦的武装据点遭到莫桑比克安全部队和外国雇佣军的联合打击，该组织随即集结力量从位于坦桑尼亚边境地区的武装据点向莫桑比克北部的帕尔玛市（Palma）及其周边地区发动报复性袭击。3 月，“圣训捍卫者”卷土重来，一群携带有重型武器且人数相对较多的恐怖分子再次向帕尔玛发起进攻。恐怖分子占领帕尔玛后，不仅摧毁了当地的政府机构、抢劫了银行和军火库、杀戮平民，还将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甚至把数以万计的本地居民向外驱赶。在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一支从该地区撤离的车队遭到恐怖分子伏击，包括数名外国公民在内共 87 人被残忍杀害。^④ 4 月下旬，“圣训捍卫者”暂时进入静默状态，但仍逐步向西、向南两个方向渗透力量，并开展游击战。^⑤

-
-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emming the Insurrection in Mozambique’s Cabo Delgado,” p. 43.
 - ② “Strongly Condemning ‘Wanton Brutality’ of Reported Massacres in Northern Mozambique, Secretary-General Urges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Hold Perpetrators Accountable,” November 10, 2020, <https://www.un.org/press/en/2020/sgsm20409.doc.html>, accessed April 2, 2022; Jorge Joaquim, “Macron Calls for Global Response After the Jihadist Massacre in Mozambique,” Pan African Visions, November 12, 2020, <https://panafricanvisions.com/2020/11/macron-calls-for-a-global-response-after-the-jihadist-massacre-in-mozambique>, accessed April 2, 2022.
 - ③ US State Department, “Designations of ISIS – Mozambique, JNIM, and al-Shabaab Leaders,” March 11, 2021, <https://www.state.gov/foreign-terrorist-organizations>, accessed April 15, 2022.
 - ④ Jerry Omondi, “Police Say Twelve People, Possibly Foreigners, Beheaded in Mozambique Militant Attack,” April 8, 2021, CGTN Africa, <https://africa.cgtn.com/2021/04/08/police-say-twelve-people-possibly-foreigners-beheaded-in-mozambique-militant-attack>, accessed April 15, 2022.
 - ⑤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emming the Insurrection in Mozambique’s Cabo Delgado,” p. 16.

（五）清剿阶段

2021年7月，在有关国家的支持下，莫桑比克安全部队开始收复失地，特别是长期被恐怖组织占领的莫辛布瓦。2022年4月至5月，莫桑比克安全部队和外国军队联合发起军事行动，共在德尔加杜角省击毙极端分子54人、抓获4人，另解救约200名被极端分子绑架的人员。莫桑比克警察部队司令表示，该国境内的反恐行动已完成70%，并将持续开展下去，直至摧毁恐怖分子最后一个据点。^①5月27日，菲利普·纽西（Filipe Nuyisi）总统在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德尔加杜角省的恐怖主义在各国武装力量的打击下日渐式微，其行动仅限于零星袭击，在此情况下开展恢复重建和居民返乡工作已具备条件。^②随着局势平缓，居民开始返回家园，例如帕尔玛市在2022年9月下旬至10月初迎来大部分居民的回归。但极端组织仍在伺机而动，2022年9月，“圣训捍卫者”在楠普拉省（Nampula）发动了4次武装袭击，当地数万名居民受到影响，1.2万名居民被迫逃离家园。^③

莫桑比克恐怖主义产生的动因

莫桑比克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根源。政治方面，1975年独立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Renamo）的权力争夺使该国陷入长达17年的内战，直至1992年才实现和平，但地方叛乱时有发生，导致政权不稳。同时，腐败严重、公共服务供给匮乏，导致公信力缺失。经济方面，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莫桑比克是一个非常贫困的非洲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在187个国家中排第181位，而且80%的莫

① “Cabo Delgado: Joint Counter-Terrorism Forces Kill 54 Terrorists in Two Months,” Club of Mozambique, May 16, 2022, <https://clubofmozambique.com/news/cabo-delgado-joint-counter-terrorism-forces-kill-54-terrorists-in-two-months-216869>, accessed May 26, 2022.

② “Mozambique: Weaker Rebels Carrying Out Sporadic Attacks in Cabo Delgado—President,” Club of Mozambique, May 30, 2021, <https://clubofmozambique.com/news/mozambique-weaker-rebels-carrying-out-sporadic-attacks-in-cabo-delgado-president-217790/>, accessed May 26, 2022.

③ “Nearly 1 Million People have Fled Five Years of Northern Mozambique Violence,” The UN Refugee Agency, October 4, 2022, <https://www.unhcr.org/news/briefing-notes/nearly-1-million-people-have-fled-five-years-northern-mozambique-violence>, accessed October 15, 2022.

桑比克人每日支出不到 2 美元，平均寿命预期仅为 55 岁。^① 然而，失能的政府、绝对的贫穷并不必然产生恐怖主义。在莫桑比克，国内外诸多因素造成民间怨恨情绪的进一步累积与发酵，使躁动不安者看到了宣泄能量的机会窗口，构成了恐怖主义生成的直接动因。在国内，社会上存在族群矛盾、宗教矛盾和官民矛盾，由此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激增。在国外，极端势力在边境地区的渗透活动、错综复杂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跨国公司的开发活动等带来了种种问题，如一颗火星落入了底层民众怨恨的“干草堆”，点燃了一场以“圣战”主义为外衣的武装暴动。

（一）族群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分配不均酝酿社会矛盾

独立后的德尔加杜角省曾在反殖民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马孔德族长期占据优势地位。1975—1992 年，莫桑比克内战并未直接波及德尔加杜角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的政府也无暇顾及该省的跨国犯罪活动，从而导致该地区走私和非法贩运活动十分猖獗。内战结束后，一些来自马孔德族的高级军官开始出任地方长官，他们利用自身权力和影响力，在德尔加杜角省建立并不断扩张自身的商业利益，甚至与该省执政党高层及其商业伙伴形成商业垄断。^② 此外，海上毒品贸易路线将产自阿富汗的毒品运送至非洲东海岸地区，其中部分毒品是从德尔加杜角省进入莫桑比克，这条线路由南亚裔莫桑比克籍贩毒团伙运作，受到政府官员的保护。^③ 因此，作为边缘群体的穆瓦尼族和马库阿族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对马孔德族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的政府产生了不满，他们也成为极端势力主要的招募对象。

莫桑比克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居民享有土地使用权。莫桑比克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初衷是防止土地兼并，但在现实中，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占有村民土地，且出于优化土地产出率的考虑，政府往往默许这种侵占行为。土地权力不平等现象，使当地居民，尤其是那些缺少土地使用正规手续的居民，在与大型跨国公司谈判时难以捍卫自身利益。因此，一些“圣战”分子针对当地居民的袭击一定程度上是由土地争端和社会地位自我认知偏差引发

① Paul Tilsley, "ISIS Militants Wreak Havoc in Mozambique, Killing More than 1,000 in Insurgency," Fox News September 30 2020 <https://www.foxnews.com/world/isis-militants-wreak-havoc-in-mozambique-killing-more-than-1000-in-insurgency> accessed May 26 2022.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emming the Insurrection in Mozambique's Cabo Delgado," pp. 3-4.

③ Simone Haysom, Peter Gastrow and Mark Shaw, "The Heroin Coast: A Political Economy along the Eastern African Seaboard," June 2018, <https://enact-africa.s3.amazonaws.com/site/uploads/2018-07-02-research-paper-heroin-coast.pdf> accessed June 10 2022.

的仇杀行为。

（二）本土宗教矛盾与“伊斯兰国”外溢的暴恐能量共振

德尔加杜角是莫桑比克少有的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省份，因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边缘化，该省的穆斯林青年产生了不满情绪，并在内战后进一步爆发。同时，该省还经历了伊斯兰教派变革引发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一批在埃及、沙特、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留学的莫桑比克籍学生陆续回国。这批学生是由莫桑比克伊斯兰协会派遣出国，目的是增进莫桑比克与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但同时造成萨拉菲主义在莫桑比克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其后十年间，来自伊斯兰慈善机构的资金和穆斯林源源不断地流入莫桑比克北部地区，并兴建宣扬萨拉菲主义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新兴教派对当地流行的传统苏菲派造成巨大冲击。^①从2007年起，当地一些青年宗教团体开始公然挑战莫桑比克伊斯兰协会和传统苏菲派的权威地位，其基本诉求是反对世俗的行政司法体系和教育体系，批判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宗教领袖。随后，这些团体在当地村庄的私宅中设立讲经点，开展地下宗教活动。由于未触犯法律，除了短期羁押外，当地政府及执法机关并未采取妥善的反制措施，直至其发展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运动。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部非洲，以“圣战”思想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已开始广泛传播。肯尼亚籍极端主义思想家阿布·罗戈（Aboud Rogo）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基地”组织东非网络、索马里“青年党”关系密切，其极端思想通过在德尔加杜角港口从事贸易和走私活动的外籍人员传入莫桑比克沿海地区。此外，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边境地区，莫桑比克籍的伊斯兰教职人员长期在坦桑尼亚境内接受培训，例如莫桑比克“圣训捍卫者”与坦桑尼亚境内具有相似愿景的伊斯兰激进团体有着紧密联系。2015年后，坦桑尼亚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团体开始诉诸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诉求，遭到坦桑尼亚政府的强力镇压。随着坦桑尼亚政府的打击力度逐渐增强，一些激进分子不得不流窜至莫桑比克境内，寻求“圣训捍卫者”的庇护。^②

作为全球“圣战”的主要推动者，“伊斯兰国”核心实体的瓦解迫使其更加强调和依赖海外分支的力量，同时加强对欧洲、中亚、非洲等外围区域意识形态渗透。目前，“倒而不死”的“伊斯兰国”在非洲大陆拥有数个海外分支，另

① Liazzat J. K. Bonate, “Muslim Religious Leadership in Post-Colonial Mozambique,”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Vol. 60, No. 4, 2008, pp. 637–654.

② Eric Morier-Genoud, “Mozambique’s Islamist Threat al-Shabaab has Roots in Tanzania,” *Quartz Africa*, February 25, 2019, <https://qz.com/africa/1558111/mozambiques-islamist-threat-al-shabaab-has-roots-in-tanzania>, accessed June 12, 2022.

有包括莫桑比克“圣训捍卫者”在内的 7 个极端组织对其宣誓效忠。一系列活动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对莫桑比克恐怖主义的影响正在不断加深。例如,“伊斯兰国”越来越多地宣称对发生在莫桑比克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以及同属“伊斯兰国中非省”的刚果(金)极端组织“联合民主力量”(Allied Democratic Force)与“圣训捍卫者”互派人员参与“圣战”等。莫桑比克“圣训捍卫者”与“伊斯兰国”的勾连,为“伊斯兰国”在非洲寻找新的根据地提供了条件,有助于“伊斯兰国”弥补在中东损失的组织能力。

(三) 当地自然资源开发引燃社会问题

德尔加杜角省不仅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红宝石矿区,还拥有丰富的天然气、渔业、木材等自然资源,然而其经济状况与资源禀赋并不相称。2009 年该省先后探明储量巨大的红宝石矿床和天然气田,分别位于蒙特普埃兹(Montepuez)和帕尔玛,但这些资源却导致当地少数族裔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要想开发资源,就需异地安置数以千计的当地农渔民,而安置方案和资金是由获得资源开发特许权的跨国公司负责提供,如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阿纳达科石油公司(Anadarko Petroleum)。这些跨国公司在当地投入数十亿美元,希望以此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实际效果却与愿违。由于征地补偿过于廉价、果林赔偿价格过低、缺乏合理规划等原因,异地安置计划反而导致以穆斯林为主的当地居民积聚了较多的负面情绪。他们认为,除了小部分被跨国公司雇佣的本地工人外,跨国公司的投资并未让更多的底层人民真正获益。同时,被异地安置的居民失去了土地和原有生计,但又无法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是驱使部分当地青年加入“圣训捍卫者”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也伴生出更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从 2017 年起,当地政府开始使用暴力强制驱逐在矿区内进行私采活动的矿工和宝石商贩,其中受雇于跨国公司的安保人员也参与了行动。驱逐行动使以挖矿为生的本地穆瓦尼族居民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毁坏房屋、殴打甚至杀害矿工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为极端组织煽动和招募人员提供了机会。2017 年 10 月,在蒙特普埃兹矿区拥有 25 年专属开采权的跨国公司金菲尔德(Gemfields)雇佣安保人员又一次侵犯了当地人的权益,直接引发极端组织对莫辛布瓦的首次袭击。^①

① Gregory Pirio, Robert Pittelli and Yussuf Adam, "The Many Drivers Enabling Violent Extremism in Northern Mozambique," Africa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20, 2019,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the-many-drivers-enabling-violent-extremism-in-northern-mozambique> accessed June 15 2022.

坊间传闻称，发动袭击的极端势力受到国内一些有政治能量的人物支持，目的是将该地区居民从土地上驱离，由此获取土地使用权，并与跨国公司勾连，从中获取利益，而该地区的土地价格得益于日益增加的外国投资已是水涨船高。尽管这一传闻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撑，但充分反映了当地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和对跨国公司强烈的排外情绪。类似态度还可见诸极端组织的公开表态，在一段发布于“圣训捍卫者”袭击莫辛布瓦后的视频中，一名戴面罩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声称“我们占领这些城镇是为了抗议政府的不公，这个政府没有给穷人足够的尊严，却把利益全部给了老板们。”^①

莫桑比克恐怖主义的应对策略

（一）提升莫桑比克反恐力量的能力

由于长期缺乏投入，莫桑比克国防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均较为落后，不仅无法有效打击极端组织，还经常沦为袭击目标。内战结束后，来自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约3万名军人组成了国防军的前身，但是军队人数不断减少，目前仅有1.5万人。此外，国防军还需派遣人员处理叛乱势力的投降及解除武装等善后事宜，这让本已十分有限的军力变得更为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因此，纽西总统将打击极端势力的任务交给了隶属于警察部门的快速干预部队，并聘请国外私营安保公司配合行动。相较于国防军，快速干预部队在人员收入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更具优势，但其指挥官来自马孔德族，这被极端组织和底层民众诟病为马孔德族占据优势地位的又一例证。随着快速干预部队因弹药和后勤补给不足而行动受挫，尤其是在通往油气田的门户城市帕尔玛遭到袭击后，纽西总统开始部署军队打击极端势力，并积极向国外寻求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援助。^②

作为前宗主国，葡萄牙与莫桑比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2021年5月，葡萄牙国防部与莫桑比克国防部在里斯本续签了军事合作协议。在协议签署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莫桑比克国防部长雅伊梅·内托（Jaime Neto）明确表示要解决北部的恐怖主义问题，莫桑比克国防和安全部队需要国际社会更多

① Paul Tilsley, "ISIS Militants Wreak Havoc in Mozambique, Killing More Than 1,000 in Insurgency," <https://www.foxnews.com/world/isis-militants-wreak-havoc-in-mozambique-killing-more-than-1000-in-insurgency>, accessed June 20, 2022.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emming the Insurrection in Mozambique's Cabo Delgado," pp. 25-26.

的支持。根据协议，葡萄牙将向莫桑比克提供针对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军事训练援助，并帮助莫桑比克提高情报搜集能力。^① 欧盟和美国也就提供军事训练援助向莫桑比克表达意向。美国派出由 12 名陆军特种部队军官组成的教官团，为莫桑比克海军陆战队提供培训。^② 欧盟委员会决定设立为期 2 年的莫桑比克军事训练项目，旨在帮助莫桑比克武装力量提升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平民的能力，恢复德尔加杜角省的安全和社会秩序。^③ 然而，在莫桑比克政府最关心的武器装备方面，由于担忧莫桑比克武装力量会对平民滥用武力，以及士兵叛逃导致武器装备落入极端势力和民间武装手中，西方国家对提供武器装备持犹豫态度，莫桑比克政府仅能从南非国防供应商那里采购装甲车和直升机等装备。^④

（二）争取域内外军事力量的介入

“圣训捍卫者”不仅威胁着莫桑比克的安全与发展，也给地区及国际社会的稳定带来挑战。在本国安全力量捉襟见肘之际，莫桑比克政府决定向国外私营安保公司寻求帮助。2019 年 10 月，正在为莫桑比克总统选举提供安保服务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接受了新任务，协助莫桑比克安全部队打击极端势力。瓦格纳集团共派出 160 名雇佣兵，并携带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等重型装备，试图从极端分子手中夺回被占地区。2020 年 4 月，莫桑比克政府与南非戴克咨询集团（Dyck Advisory Group）签订了安全服务协议，后者将为莫桑比克安全部队提供训练、情报和火力支援等服务。美国黑水保安公司（Blackwater Worldwide）也向莫桑比克提供了 2 架直升机及机务人员。海外雇佣军加入战斗

-
- ① “Mozambique: Portugal to Send Special Forces Military Trainers from Early April-Lusa,” Club of Mozambique, March 30, 2021, <https://clubofmozambique.com/news/mozambique-will-take-all-possible-advantages-from-military-cooperation-with-portugal-191827>, accessed June 20, 2022.
 - ② Eric Schmitt, “American Soldiers Help Mozambique Battle an Expanding ISIS Affiliat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5/world/africa/mozambique-american-troops-isis-insurgency.html>, accessed June 20, 2022.
 - ③ Maria Daniela Lenzu, “Mozambique: EU Sets up a Military Training Mission to Help Address the Crisis in Cabo Delgado,” Council of the EU Press Release, July 12,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7/12/mozambique-eu-launches-a-military-training-mission-to-help-address-the-crisis-in-cabo-delgado/>, accessed June 25, 2022.
 - ④ Reuters Source, “South African Company to Investigate After Amnesty Says it Shot at Civilians in Mozambique,” March 2, 2021, SABC News, <https://www.sabcnews.com/sabcnews/south-african-company-to-investigate-after-amnesty-says-it-shot-at-civilians-in-mozambique>, accessed June 25, 2022.

使“圣训捍卫者”遭受重大打击，一度扭转了莫桑比克安全部队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但极端势力的重整速度快且战术灵活，一旦遇阻便会后撤，进而转向防御力量空虚的城镇和村庄。因此，单靠人数有限的海外雇佣军无法彻底铲除莫桑比克极端势力。

作为利益相关方，非洲东部和南部国家对莫桑比克局势更为关注。坦桑尼亚与德尔加杜角省接壤，“圣训捍卫者”曾多次袭击坦桑尼亚境内的村庄、杀害平民。2020年8月，坦桑尼亚政府宣布将与莫桑比克安全部队开展边境联合行动。^①然而，出于对极端组织实施报复性袭击的担忧，坦桑尼亚的军事干预有所保留，派兵规模不及莫桑比克政府的预期。与坦桑尼亚不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的成员国则担忧莫桑比克恐怖主义向外扩散会对本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希望以南共体的名义出兵，协助莫桑比克政府打击极端势力。然而，纽西总统对这一提议持审慎态度。经过多轮协商，南共体才就出兵问题达成共识：博茨瓦纳和南非分别派遣300人和1495人的部队进入莫桑比克，执行为期3个月的维和任务，协助莫桑比克安全部队打击恐怖主义，恢复社会秩序。^②相较于南共体与莫桑比克政府的艰难磋商，2021年4月，纽西总统主动前往基加利请求卢旺达政府出兵支持，7月卢旺达政府先于南共体向莫桑比克派遣了1000人的部队。^③从纽西政府对待南共体和卢旺达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并非抗拒外国军事干预，而是担忧莫桑比克在双边军事行动中会丧失主动权，因而更倾向于能够对南共体形成制衡的双边合作。

（三）加大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

“圣训捍卫者”能够不断招募人员、实施行动和扩张影响力，表明其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根据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研究报告，“圣训捍卫者”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征收保护费、劫持人质索要赎金等传统犯罪活动，其还将犯罪收入以贷款形式发放给企业主，从企业利润中获得提

① Kizito Makoye, “Tanzania’s President Says Peace Restored along Border with Mozambique,” Anadolu Agency, November 15, 2021, <https://www.aa.com.tr/en/africa/tanzanias-president-says-peace-restored-along-border-with-mozambique/2421579#>, accessed July 15, 2022.

② “South Africa Sends 1,500 Troops to Mozambique to Fight Jihadists,” Africanews, July 29, 2021,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1/07/29/south-africa-sends-1-500-troops-to-mozambique-to-fight-jihadists/>, accessed July 15, 2022.

③ “Rwanda Troops in Mozambique Claim Progress Against Jihadists,” CGTN Africa, August 6, 2021, <https://africa.cgtn.com/2021/08/06/rwanda-troops-in-mozambique-claim-progress-against-jihadists>, accessed July 15, 2022.

成，以形成持续性的收入来源。^① 也有观点认为，“圣训捍卫者”与当地从事走私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来往密切，前者为后者的资金流通提供支持，并从中获利。^②

毒品贸易是莫桑比克非法贩运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桑比克处于国际毒品贸易通道上，来自南亚的毒品能够从德尔加杜角省的海岸线进入莫桑比克，而穆瓦尼族渔民和毒品犯罪集团勾连，将毒品从海上转运上岸，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躲避检查。莫桑比克的海洛因贸易量每年估计达 10~40 吨，每吨价值约 2 千万美元。^③ “圣训捍卫者”在控制沿海城镇期间，极有可能利用毒品贸易获取大量非法收入。然而，莫桑比克政府的调查能力有限，加上德尔加杜角省非正规部门较多，进一步加剧了追踪涉恐资金流动的难度。

针对非法砍伐和木材走私，莫桑比克政府一方面加强对相关活动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协作加强对林业资源开发活动的监管。对于更广泛的跨国犯罪和洗钱问题，莫桑比克政府寻求与区域内国家开展执法合作。除了双边警务合作外，依托非洲情报和安全服务委员会（CISSA）、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组织（ESAAMLG）等机构，莫桑比克同区域内伙伴国家在情报、反恐怖主义融资等领域加强合作，对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及其资助的恐怖活动予以有效打击。

（四）推动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的政治解决

非洲国家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与恐怖主义长期斗争的实践，为莫桑比克政府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例如，“博科圣地”与“青年党”的案例表明，过分强调武力手段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反恐效果。据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在德尔加杜角省的反恐行动中，莫桑比克安全部队存在任意拘押、虐待平民和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④ 这进一步加深了本地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一方面，当地民众陷入极端分子和军方的对抗中，遭受来自双方的暴力威胁；另一方面，极端组织的招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emming the Insurrection in Mozambique’s Cabo Delgado,” p. 19.
② “Are Mozambique’s Insurgents Closing in on Illicit Trafficking Profits?” Daily Maverick, May 8, 2020,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20-05-08-are-mozambiques-insurgents-closing-in-on-illicit-trafficking-profits>, accessed July 15, 2022.
③ Neha Wadekar and Ed Ram, “The Fight for Cabo Delgado: a Hidden War Over Mozambique’s Natural Resources,” Pulitzer Center, July 22, 2022, <https://pulitzercenter.org/stories/fight-cabo-delgado-hidden-war-over-mozambiques-natural-resources>, accessed August 6, 2022.
④ Amnesty International, “What I Saw is Death: War Crimes in Mozambique’s Forgotten Cape,” 2021, pp. 12–13.

募活动获得了更多回应。因此,要彻底破解莫桑比克的恐怖主义问题,必须避免单纯依靠武力的解决思路,而是要打出软硬兼施的组合拳,同步推进军事与政治建设工作。

对于极端组织成员,莫桑比克政府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个击破。底层战士主要是受物质利益驱动,政府应惕之以威,导之以利,使其认清形势,主动脱离极端组织。政府还应为愿意投降的武装人员设立安全撤离通道,并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工作技能培训,而对一般的武装人员则应从宽处理。纽西总统曾表示愿意接纳他们(武装分子)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这印证了给予“圣训捍卫者”武装分子特赦的可能性。^① 高层人士和死硬派“圣战”分子往往受极端意识形态驱动,争取和改造的难度较大。对于这部分群体,需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由此向全社会展示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正义必须得以伸张的姿态。

对于平民,莫桑比克政府要主动争取、消除误解,以破除隔阂、重建信任。通过军事手段无法彻底根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政府机构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反观极端组织,有时会表现出拉拢民众的和善姿态,以收买人心,招募成员。它们经常向民众发放粮食等物资,为民众提供安全撤离通道,并在民众中做反政府的鼓动宣传。打击恐怖主义终究是一场心理战,莫桑比克政府必须向民众揭露极端组织的真面目,将普通信教民众从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煽动中挽救回来。同时,莫桑比克政府还需努力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公平分配发展成果。2021年9月,莫桑比克内阁会议通过了德尔加杜角省重建计划。该计划为期3年,拟投入3亿美元,用于重建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其意义在于体现了莫桑比克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生计问题。如果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恢复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②

(五) 重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2019年2月,“圣训捍卫者”袭击了阿纳达科石油公司的车队,造成一人死

① Hassan Isilow, “Mozambique’s President Says Palma Rid of Terrorists,” Anadolu Agency, August 4, 2021, <https://www.aa.com.tr/en/africa/mozambiques-president-says-palma-rid-of-terrorists/2201681> accessed August 6, 2022.

② “Mozambique: Cabo Delgado’s Reconstruction Plan will Cost US \$ 300,” Further Africa, September 28, 2021, <https://furtherafrica.com/2021/09/28/mozambique-cabo-delgados-reconstruction-plan-will-cost-us300m> accessed July 8, 2022.

亡，并导致该公司的大型液化天然气厂建设项目被迫停工。^① 这起袭击事件给外国投资者敲响了警钟，跨国公司纷纷与莫桑比克政府就安保问题展开谈判。例如，道达尔公司与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由后者建立一支 1000 人规模的特种部队，以强化该公司在阿丰吉（Afungi）半岛油气开发项目的安保力量。^② 2021 年 3 月，“圣训捍卫者”发动对帕尔玛的攻势，进一步引起跨国公司的不安。尽管政府军很快重新夺回帕尔玛，但仍然严重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例如，道达尔公司暂停了油气开发项目，撤离了全体员工，甚至以不可抗力为由终止履行合同义务。^③ 除油气行业外，莫桑比克其他行业也受到一些波及。2020 年 9 月，由南非资本投资的印度洋高级度假村，在极端分子的袭击中被摧毁；另一家附近的度假村担忧迫在眉睫的危险，紧急撤离了酒店管理人员和宾客。^④ 在恐怖活动达到顶峰的 2020 年，纽西总统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莫桑比克政府保护海外投资项目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难以保护陆地上的投资项目。

对极端组织而言，以暴力对抗政府是其主要的行动目标，外国投资项目也理所当然成为极端组织袭击的高价值目标。德尔加杜角省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油气及矿产资源开发等投资项目逐渐增多，这些项目原本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也能为贫穷的北部省份带去发展机遇，但是动荡的安全形势、受损严重的基础设施等不利条件大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其实，莫桑比克的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只要能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保证政局稳定，确保对外国投资的持续吸引力，就能充分挖掘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天然气资源开发工作的顺利重启将极大提升国际市场的信心，莫桑比克政府也能从外国投资中获得切实利益，改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提升反恐维稳能力。

-
- ① “U. S. Energy Company Anadarko Says Worker Killed in Mozambique Attack,” Hart Energy, February 22, 2019, <https://www.hartenergy.com/news/anadarko-says-worker-killed-mozambique-attack-177746>, accessed August 8 2022.
- ② “Total Signs New MoU with Mozambique Government for LNG Project Security,” Zitamar News, August 24 2020, <https://zitamar.com/total-signs-new-mou-mozambique-government-lng-project-security>, accessed August 8 2022.
- ③ “Total Declares Force Majeure on Mozambique LNG Project,” Total Energies, April 26 2021, <https://totalenergies.com/media/news/press-releases/total-declares-force-majeure-mozambique-lng-project>, accessed August 8 2022.
- ④ Milo Boyd, “ISIS Take over Paradise Islands Burning Down Hotels and Imposing Sharia Law,” Mirror,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isis-take-over-paradise-islands-22701887#>, accessed August 8 2022.

结 论

通过分析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是全球“圣战”运动开辟的一条新战线,但从社会怨恨的根源、极端分子的动机和极端组织的体系来看,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根植于当地穆斯林青年中的不满情绪是德尔加杜角省极端势力实施恐怖活动,进而发展成武装暴动的主要动因,而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需放置在莫桑比克尤其是德尔加多角省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该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底层人口缺乏就业机会,民众在跨国公司的资源开发活动中丧失土地,个别族裔和宗教信徒受主流社会排斥,导致社会怨恨不断叠加积累。同时,莫桑比克政府收紧资源开发权,加强对私采活动和非法贸易的监管,让当地民众失去生计,并且执法人员和跨国公司的安保人员还存在滥用武力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伊斯兰“圣战”思想得以在具有较强反政府意识和排外情绪的穆斯林青年中形成共鸣,使其从思想激进化转变为行动激进化。

尽管“圣训捍卫者”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在“圣战”分子中收获了巨大号召力,并且宣传口径也与全球“圣战”活动高度吻合,但“伊斯兰国”并未干预该组织的指挥控制权,也未提供实质性支持,仅是利用莫桑比克的动乱煽风点火,制造恐慌情绪,提升其影响力。可以说,莫桑比克“圣训捍卫者”与“伊斯兰国”的从属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权宜之盟,“圣训捍卫者”也很有可能改变效忠关系或自立门户。若“圣训捍卫者”与“伊斯兰国”及其全球“圣战”理念划清界限,专注于本国事务,摒弃恐怖主义手段,国际舆论和外国介入将会大大减少。因此,从长期趋势来看,德尔加杜角省维持低烈度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责任编辑: 贺杨)

impact ,but due to various factors ,it remains uncertain to what extent these policies will achieve their intended goals.

Keywords: Saudi Arabia ,the Horn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iplomatic policy

Authors: Ma Xiaolin , Professor at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3) ; Liang Guoxuan ,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900) .

A Study on Terrorism in Mozambique

Xie Shuye

Abstract: Terrorism in Cabo Delgado Province ,Mozambique is a hotspo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iscrepancies between its underdeveloped social economy and rich natu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religio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Islamic branches ,have been fueling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External religious extremists and internal opportunist rebels have given impetus to the long-simmering social grievances ,creating a powerful social force to overturn its secular government and to establish Islamic order. Cabo Delgado therefore has become the new front line of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With notorious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the five-year-long insurgency has revealed the vulnerability of Mozambique security capacity ,severely damaged its attractive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indered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he intervention from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demonstrates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 spread of jihadism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terrorism. In the long run ,it is difficult to eradicate terrorism in Mozambique and low-intensity armed conflicts will likely to remain.

Keywords: Mozambique ,armed conflicts ,terrorism ,regional security

Author: Xie Shuye ,Lecturer at Zhejiang Police College (Hangzhou 310053) .